



ZONE

張萬康短篇小說集



ZONE

張萬康短篇小說集

Zone : 張萬康短篇小說集 / 張萬康著 . -- 初版 . --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 2012.08
面 ; 公分 . -- (麥田文學 ; 257)
ISBN 978-986-173-790-4(平裝)

857.63

101010760

麥田文學 257

ZONE——張萬康短篇小說集

作 者
責任編輯
副總編輯
編輯總監
總 經 理
發 行 人
出 版

張萬康
林秀梅、林怡君
林秀梅
劉麗真
陳逸瑛
涂玉雲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0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66

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 · 02-25007719

24 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 · 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2:00 · 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設 計
印 刷

一瞬設計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2012 年 (民 101) 8 月 初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 / 350 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86-173-790-4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目次

3 野武士張萬康 楊凱麟

9 跟著感覺走：張萬康的文字誘惑與欲望政治 蔡建鑫

27 山脈

33 史尼逛

48 電動

60 不景氣的冬天

69 家

81 落跑者

90 大馬哈魚

97 大小鋼杯

128 大陶島

	四段的一段	138
	宅・帥・敗・愛	148
	劫後餘空(妹)	156
	在天母	172
	我的小偷朋友	187
	天使2001	203
	半吊子	230
	鴿子陣少年	253
	帽子	256
	蓮蓬頭的精緻水線水花之女人的笑與不笑是一本文	260
	房間	261
	京劇與我	278
	初戀	306
	〈拾遺〉東北諜戀花	339
375	校正手記(砲／炮辨正)	

ZONE

張萬康短篇小說集

野武士張萬康

楊凱麟

張萬康以截至目前為止的三部著作創建一座妖冶的文字壇城，宛若活物的小說實境在書中肆意收放翻褶，時而神怪鬥法滿紙煙硝，時而哈棒揉豆通篇溼濡，又或臉一抹筆鋒驟轉地開起道德講座兼臧否古今人事，幾句之後突然嫺熟無比地切入網路鄉民瞎掰喇塞的生猛情緒與敏感話流之中。張萬康的小說向我們展示著最狂野小說家的筆鋒與最混跡市廛俠客的正義。不曾是文青，四十歲之前遠離文壇，張萬康如黑澤明電影裡斜咬麥桿睨睨華服貴族的野武士。如今武士出手，僅僅一年之間，作品中的奇思妙想掀騰熱鬧源源不絕，如江河入海珠玉與沙石俱下，讓讀者們在頁面翻動之際瞠目結舌、蔚為奇觀。

在《道濟群生錄》（二〇一一）中我們讀到可能是當前華語世界最深情的奇幻文學，《目蓮救母》經由網路、電視與電影洗禮後的「父親版本」，張萬康與罹癌父親闖入《封神榜》仙拼仙善惡鬥法的神魔混戰中，但這卻不是叛逆哪咤剔骨還父，而是中年兒子對垂死父親的深情孺慕。在《摳我》中，二位主角如鏡面映射的 alter ego 你一言我一語，這二人不是《堂吉訶德》中的吉訶德與桑昆，不是《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饒舌雅克與主人，也不是萊布尼茲《人類理智新論》中的斐拉萊特與德奧斐勒，而是二名台北宅男，他們談論的亦不是如何任俠擊劍，瑣碎的決

定論，或唯心與經驗論的歷史性雄辯，而是不停見面交換網路把妹心得與經驗傳承。然後，是寫作時間橫亘一九九八到二〇一二年十四年間的《ZONE——張萬康短篇小說集》，我們在此看到了張萬康的小說鍋爐，小說被拆解成靈活滑動於不同時空與媒介的對話，成為虛擬劇本（或劇場）、MSN即時通紀錄、手機簡訊、BBS與部落格留言，或就是在PUB、咖啡廳與校園裡近乎日本漫才表演的二人對談。

張萬康使得無盡湧現的話語流成為人世的現實，在這裡有世界的誕生、暴長、滯鬱與衰老。但張萬康並不是張愛玲，因此話語裡無有深宅舊院裡明刀暗槍晦澀陰鬱的鬼域暗影，取而代之的，是虛擬「鄉民」們聚散分合的網路宇宙，他們以雌雄莫辨亦虛亦實的網路分身一起打麻將玩電動看相簿品評時事或揪團購物聊以慰藉。這是人人神隱於駁雜且共時性話語之後的盛大假面舞會，話語快速、生猛、準確與直接地在此源源滋生，或者不如說，在網路上歷經宛如慶典這般的盛世之後，對語言無比敏銳的張萬康不可能不由這塊曾滋養他多年的虛擬土地上滋長出獨特的小說語法，他的小說形式與形式的啟發不可能不與這種嶄新的話語形式若合符節。但這並不意味張萬康的作品僅是流通在各大BBS上的業餘「網路文學」，相反的，張萬康或許是這塊仍嘈切亂響活蹦亂顫的巨大語言板塊上滋長出來最秀麗華美的一莖奇花。

如同舞鶴在三十代的淡水傳奇十年隱跡，張萬康閉息泅泳於電腦網路中直到三十代的末一年（二〇〇六年，三十九歲），在這年他獲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五年後始出版第一部小說《道濟群生錄》。小說不僅是他最真實而深刻的語言歷練，更是作為一個敏銳小說家對其身處環境的

靈活反應。這樣的小說語言與表達形式，王德威說是「文字的橫徵暴斂，形式的一意孤行」，駱以軍說是「以流浪漢之姿在無人知曉的『民間雜語』世界浸泡了十年」，但張萬康的小說語氣並不是惡漢（舞鶴？），不是流浪漢人渣（駱以軍？），不是大說謊家（張大春？）與惡童（黃錦樹？），當然亦不是荒人（朱天文）惡女（陳雪），而只是「一直想找出跟女生溝通的妥善方式」的當代宅男（王德威在《道濟群生錄》序裡的「說穿了宅男一名」……）。

文學的動力內核其實可以這麼單純，長篇《道濟群生錄》僅是意圖使父親斷死續生的強悍書寫威力，短篇不妨是「一直想找出跟女生溝通的妥善方式」。那麼，透過這部短篇小說集與二部長篇，「張萬康」究竟可以意味何種小說界面與小說筆法？他召喚了何種文學幻術與動用了何種語言媒介？對於當前網路現實所投入的轉化與轉型是什麼？換言之，張萬康以他的三部著作透析出何種當代台灣的獨特文學風景？

事實是，網路正爆炸生產各種即生即滅卻又能永恆銘刻的文字洪流，其以即時情緒反應當下事件、以無厘頭靈感創生詞彙及語法、以集體邏輯烘托意見行動，每一天這個混雜暴亂且往往色情與商業化的文字巨獸不斷啃食著每個上網者的大腦，然而身處這個大量盈塞各式打屁喇塞與空洞嘴炮的年輕場所中，「大叔」張萬康並未輕易被這股洶湧卻浮泛的文字浪潮所耗竭與覆沒，相反的，他汲取了網路語言的虛擬能量，將文學建構成各種鮮活語言越界、衝突、相互吞噬與聯姻的載體，用張萬康的話來說，或許這就是文字的「雜交俱樂部」，「亂陰毛式寫法」。是的，小說在講述這些AV女優、空姐、咖啡館服務生、護校生、女網友的私密故事之前，在老兵、宅男

或處男打手槍網交或相約看 A 片度日之際，文字首先已魔界轉生，敏感地完成當代話語的越界拼貼與串流雜交之術。

文字強悍竄生，意見翻湧迸現，一切在張萬康身邊發生的人、事似乎都被強勢地捲入這座龐大而機敏的話語連結機器之中，被價值重估，被精準調校於張氏系譜學之中。在這樣昂然席捲與吞噬重置的文字機括裡，張萬康的小說並非複製存封了拉勒扯屁的諸種可能故事，不是大受網友鄉民歡迎紛紛按讚的類笑話大全或鹹濕寶鑑，相反的，他使得文學本身（以這個詞最嚴格意義）被授予拉勒扯屁的特性，高張地迫出了特屬於年輕台灣的（國語）拉勒語言存有，其不僅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嚼舌、鬼扯與唬爛（拉勒的拉勒），不僅是各種語言的立即雜交混種變性與增壓（夾冷筍、塞奶、tembadei、雞掰、拍謝、很廢很敗很屌……），更使得文學成為當前獨特現實的語言活體，以及以此語言活體對周遭異化世界的就地反擊。

這或許便是張萬康小說的祕技與炫技。然而，從喬叟、塞萬提斯、狄更斯、福樓拜、左拉、普魯斯特、塞利那、米勒……，偉大的小說家不就都是那些最敏銳攫獲他們時代話語機芯與蘇活其對話（喇塞？）的創作者？

網路衝浪者張萬康採擷最生猛對味的語言串流（因此書寫身段柔軟甚於同輩），古典戲曲迷張萬康切劃世事黑白分明毫無妥協（因此迴映某種明確道德觀與價值判斷），性愛飢渴宅男張萬康總是欲從鍵盤滑鼠直通網路另一頭如茱萸水族箱中幽黯迴游的青春肉體（因此揉豆哈棒成為人世的靜好）。張萬康以近乎魔性的筆法切出分身，且不論他在網路論壇上風生雲起灑豆成兵的籃

球或麻將小說連載，他的眾多語調（道德家的、宅男的、孝順兒子的、戲曲迷的……）匯集著某種網路鄉民的 *doxa*（輿論或意見），儘管其中有其孤高的叛逆、有令人驚豔的觀點與飽含詩意的時刻，在神魔莫辨的雄辯筆法中不免多少反映與連動著鄉民想法及品味的公約數。這或許便是駱以軍何以會說，「在這樣的語言風暴的內眼，藏著一個極窄的密室，在那裡頭，似乎所有金屬筆尖全舒繚成長指甲的螺旋藤蔓！」。

小說成為一種關於鄉民（當代最龐大卻隱匿的虛擬社群）的究極語言學或愛欲知識論，在此張萬康跳脫了台灣數十年來的創作系譜與血緣，他既無涉張（愛玲）派又漠視艾可卡爾維諾昆德拉與馬奎斯，他以他的才華獨創了一門適宜描摹當下台灣年輕心靈的文學書寫風格，這是野武士的、在生猛且常見揪眾群毆的網路論壇上打通關過十八銅人巷後倖存的強健筆法。

文學或許可以不那麼柔弱不經風霜，張萬康有他的小說剽悍與文字暴力，小說在這裡贖回了市井與鄉民的興味，但同時卻刀劍錚然性命與共。這就是張萬康，以及他以文字所創建的獨特宇宙。

*本文作者楊凱麟，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¹ 駱以軍，〈鎮攝且編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意〉，張萬康《握我》代序，台北：麥田，二〇一一，頁六。

跟著感覺走：張萬康的文字誘惑與欲望政治

蔡建鑫

雖說現代輿論將多愁善感的愛情貶得一文不值，但它在戀人眼裡意味著某種強烈的反叛。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戀人往往陷於孤獨，被人遺棄；由於價值觀的逆轉，如今正是這種多愁善感性造成了愛情的浮穢。

羅蘭巴特《戀人絮語》

色情的世界有它友愛，和仁愛的價值。

張萬康《摳我》〈台灣史・上〉

歷史本來就是跟著感覺走。

《摳我》〈台灣史・下〉

1.

張萬康的短篇〈房間〉是這麼起頭的：

真好。這一晚家裡沒人。實在夠靜的了。真好。

我可以感覺到，連我養的那隻烏龜，也感到今晚的靜。這時我也才發現，平時它一定也感到吵，只是我不知道。在那個時候，嗯，是說吵的時候，烏龜肯定這樣想：「連我的主人也感覺到吵。」

今夜是分外的靜。

魯迅的〈狂人日記〉有一段非常類似的開頭：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在魯迅的狂人接受改造成功之後，現當代台灣小說中，似乎再沒有狂人令人如此印象深刻，直到張萬康。他的短篇小說裡常見逾越體制的狂人。這些人不斷上演的腦內小劇場，次數之多，所謂的正常反倒是非常了。張萬康所有的角色都可以算是輕重不一的狂人，也就無所謂有沒有狂人了。

「自我感覺良好」或許可以用來形容張萬康小說中各種狂亂的怪咖。他們的狂，不一定是心理精神上的失序，他們的狂更可能來自思路的快速分岔。文字語言儘管盡心盡力，思緒終究更勝一籌；語言捕捉到的不過是片段的話題，而話題與話題之間，不一定需要連貫的情節發展。於是每當人物越想要好好解釋，他們便越來越不能講個「清白」的故事。很多時候，因為講不清楚，故事乾脆不了了之。當然讀者可以要求作者有頭有尾，畢竟小說的結尾如果總是開放式的，難免落人易放難收之口實。但是換個角度來看，要求作者提供結局，無異暴露讀者自身對現實生活的焦慮。現實不是整齊清潔的白紙黑字，所有讀者面對的現實都是現在進行式，正因為是現在進行式，所以還沒有安穩固定的收束。我不是強為張萬康作解人，熟悉《道濟群生錄》的讀者知道他絕對有收尾的能力。

我刻意使用「清白」一詞指涉張萬康短篇小說中此起彼落的搔搓揉捏，欲望的匍匐抽動，性的深入淺出。小說春光不是乍瀉而是狂瀉，讓我們不由得捏把冷汗，不曉得什麼時候這些色授魂與的狂人們會因此大廢不起。但是，或許我們多慮了。張萬康的文字意象連綿濃稠，到目前為止一以貫之源源不絕，一如他筆下「象棋國」的男性。

象棋國的國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愛下象棋。除此之外大多數的國民還有一項外人眼裡的特技：男女都可以產生大量體液。象棋國「高達百分之九五·四七的男性」非常快速地在五秒鐘達到高

潮。但是一時失志不用怨嘆，一時落魄無需膽寒，因為「至少長達二十八分鐘」的一瀉千里，讓早洩一點都不成問題。需要擔心的反倒是百分之四・五三屹立不搖的男性以及善後工作。巾幗不讓鬚眉，象棋國女性盡情奔放的「第三種水」（性學專家張競生語），當然也不容小覷。更有甚者，女性的天然液體，竟然還規定要取之於民用於民，拿來煮湯泡茶，請客吃飯！閱讀至此，教人不知該咋舌還是舔嘴唇。小說偽科學的數據與口吻或許暫時轉移了我們對過激細節的專注，但可想而知會有讀者要對此狂妄露骨感到孰不可忍。

熟悉精神分析理論的讀者可以在張萬康的作品裡重新挖掘文字與欲望的關聯。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看來，文藝的創作與愛慾（eros）密不可分，愛慾是一種生命的力量驅動我們去無中生有。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更進一步地探討佛洛伊德的理論，他以為文明的進展來自死亡（thanatos）與愛慾的此消彼長。死亡的的恐嚇與毀滅，可以經由愛慾而得到解消補充。果真如同馬庫色所言不差，那麼我們可以拾起話頭繼續提問，是什麼讓張萬康筆下的人物開口閉口都性不性由你？這些愛慾文字排解了什麼樣的惘惘的威嚇？世間什麼樣的咬齧性的小煩惱，讓這些人物摳來摳去，欲罷不能？

或許台灣的政治是不摳不可的焦慮來源之一。我們記得上世紀中著名的反戰口號：「我們要愛不要作戰。」九〇年代歌手伍思凱也曾經熱唱「告訴我愛要怎麼做，愛要怎麼說。」吶喊歸